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六回 鼠牙雀角宗孔穿墻 虎噬狼吞爵興設計

卻說宗孔看見貴興已怒，便道：「我聽了他這話，代姪老爹下不來，同他爭執了兩句，他兄弟父子就要動起來。左右鄰居都來相勸，他還當著眾人，盡力的糟蹋姪老爹呢。」貴興大怒道：「無論省城，無論南雄，哪一個不知梁朝大是我父親攜帶起來的？梁天來怎敢這般無禮！我與他勢不兩立！」說著便要往省城，與天來理論。宗孔連忙攔住道：「姪老爹何必性急！此刻去同他理論，一則他兄弟父子同蠻牛一般，不是可以理論的。二則姪老爹是讀書斯文人，犯不著同他們去鬥嘴。叫旁人看見，也失了姪老爹的斯文，何不叫旁人去出他的氣呢？」貴興道：「怎麼叫旁人出氣呢？」宗孔低頭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記得梁朝大葬的山墳，那一片地是姪老爹你老人家送與他的，原是我凌家之地。此刻何不仍舊叫我們姓凌的人抬個棺材去，掘去他的棺材，就葬在他那裡？」貴興道：「掘墳見棺，只怕是犯法的。」宗孔道：「若怕犯法，我們只掘破他的天罡，卻不掘到見棺，他能奈我何！好歹去鬧他一場，也是好的。」貴興道：「這個事只怕沒有人去做。」宗孔道：「我兄弟海順，為人膽大，生相兇惡，若多少給他點好處，沒有不肯幹的。」貴興道：「只是哪裡去找那死人呢？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真是好人，何必一定要死人呢？只要胡亂去弄個空棺材就是了。」貴興笑道：「既如此，叔父去辦吧！要開銷多少，到我這裡來支。」

宗孔巴不得一聲，來找到了海順，告知如此如此。登時招了十多個無賴，弄了一口薄板棺材，海順穿了一身素服，無賴抬了空棺，逕奔梁氏墳地而來。七手八腳，砍伐樹木，挖掘墳頭。

這梁朝大的墳，原是毗連住宅的，就在屋後菜園的後面。這一天，天來的家人祈富在後園澆菜，看見這種情形，連忙奔告老主母凌氏。凌氏聽說，老大吃了一驚，忙到後面，開了後門觀看。見是娘家的堂房兄弟海順所為，不禁大怒，罵道：「你們這是做什麼來了！怎樣連王法都沒有了……」話未絕口，海順手執竹竿，吼聲如雷，撲將過來，罵道：「老虔婆！這是我凌家之地，我姪老爹祈伯，送給我葬老婆的，干你這老虔婆甚事來，要你出來攔阻我！」

卻說天來有一位叔叔，名喚翰昭，住在鄰近，聞聲出來相勸。海順見了，便捨了凌氏，逕奔翰昭來。翰昭本是個安分鄉民，從來不會多事，看見海順無理取鬧，連忙退了回去。這裡海順帶著一眾無賴，恣意蹂躪一番，撇下了空棺，一哄而散。宗孔便開了帳目，到貴興處支錢開銷。貴興一看，不多不少，恰是紋銀五十兩，就照數付了。宗孔拿去開發了，自己落下一大半，又拿回去驕其妻妾，自不必說。

捱過了年，宗孔的日子又窮了。又來尋著貴興道：「梁家那一座石室，阻了我姪老爹的功名富貴，我心中總是不平，夜來想得一個妙計，管教梁天來將這石室，雙手奉與姪老爹。」貴興道：「不知叔父有何妙計？」宗孔道：「他那石室正對著一座土山，我們可將那土山前面，削平一塊，豎起木板，在木板上面畫一隻白虎，對著他那石室的明堂。古語有兩句說道：『白虎守明堂，一歲幾人亡』，那時他怕死人，不愁他不出賣。」

貴興道：「如此叔父就去辦來。」宗孔得令，連忙就去，果然在那土山腳下，豎了五六尺寬的木板，畫了一隻白虎，畫得張牙舞爪，擺尾搖頭，好不怕人。凌氏見了又氣又惱，叫人請了翰昭來商量。翰昭道：「我們何不在後牆上，畫一隻貔貅擋著他呢？」

凌氏道：「除此之外，也無他法，只得就這樣罷了！」遂叫人在後牆上畫了一隻貔貅。

看官！須知這算命、風水、白虎、貔貅等事，都是荒誕無稽的，何必敘上來？只因當時的民智不過如此，都以為這個神乎其神的。他們要這樣做出來，我也只可照樣敘過去。不是我自命寫改良小說的，也跟著古人去迷信這無稽之言，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呀。

閒話少提，卻說宗孔自畫了白虎之後，便日夕前來探聽消息，以為梁家從此要坐立不安的了。那天看見一個泥水匠，在梁家出來，宗孔便走過去問道：「請問梁家修理甚麼房子呢？」那泥水匠道：「不是修理房子，只因前面不知甚麼人畫了一隻白虎，恰好對著梁宅明堂，他叫我去後牆上面畫了一隻貔貅，要克制那隻白虎呢。」宗孔道：「畫好了麼？」那泥水匠道：「剛好今日完工。」宗孔聽了，不禁愕然。忽又問道：「貔貅可以克制白虎麼？不知又有甚麼東西，可以克制貔貅？」泥水匠道：「那可知道了。」

宗孔沒好氣，走回家來，思前想後，總不得一個善法，弄了那石室過來，巴結貴興。越想越氣，不覺的「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跑到外面，招了十多個無賴，逕奔梁宅後面，不問情由，對著後牆，一陣亂搗，登時那牆豁刺一聲，坍了下來。凌氏聽見，忙到後面觀看，見宗孔率領一眾無賴，正在拆得興頭。因大喊道：「我同凌家有什麼過不去？屢次三番來騷擾我！前番海順糟蹋山墳，我也不理論了，今番索性鬧上門來了！」

宗孔不由分說，拿起一塊斷磚，劈面打來，凌氏急急閃避，未曾打中，卻把一口金魚缸打破了。宗孔見打破金魚缸，觸動了心機。登時叫眾無賴，把拆下來的磚頭搬到旁邊一口魚池裡，填塞起來，嘴裡大嚷道：「近來譚村一帶，小兒多出麻疹，風水先生說，你這堵牆有礙小口。我今拆了，為眾人除害，縱使告到官司，怕我輸了你！」凌氏還要拼命向前阻止，當有長媳劉氏、孫媳陳氏，及孫女桂輝，一同前來勸止，扶入內室。宗孔蹂躪了多時，又搶劫了多少花卉樹木，方才一哄而散。

凌氏聽得外面人聲已靜，悄悄到後頭來一望。只見拆得七零八落，魚池填塞了一半，花盆花架也鬧得東歪西倒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劉氏沒了主意，只得叫祈富趕到省城，請天來兄弟回來商議。天來兄弟聞信大驚，連忙喚了快艇，趕回家中。

凌氏一見，便大哭道：「你們兄弟在外，得罪了凌家甚麼人，鬧到這個樣子！你兄弟幹下來的，你兄弟還去料理。我上七十歲的人，沒有幾天活了，只是你們也要過個安樂日子。」天來兄弟，雖由祈富將上項事大概說知，到底還不甚清楚，只得向劉氏詰問。劉氏一一說知。天來到後面看了一遍，不覺怒道：「如此，哪裡還成個世界！我明天就到番禺縣裡告他一狀，請官勘驗，好歹要罰他賠償！」凌氏道：「算了吧！豈不聞『衙門八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！』你兄弟的財勢，哪一樣敵得過凌貴興？受了這場惡氣還不夠，還要討一場輪官司麼？只不知你兄弟怎麼得罪了他，惹下這場是非？」

天來把宗孔來求買石室一事告知，凌氏聞言，只有歎氣。劉氏對天來道：「婆婆不願意打官司，官人不可違拗，再惹老人家動氣。只好自己認個晦氣，趕緊叫人來修理好了，仍舊到行裡去招呼生意吧！」凌氏道：「媳婦說的是！這些惡棍，從此遠避他點就是了。」天來無奈，只得叫了匠人來。修理墳墓、補種樹木、重起後牆。過了幾天，商量仍回省城料理生意。君來道：「茶村有一筆帳，我們何妨去取了回來，再到省城呢？」天來道：「也好！」於是弟兄二人，取道茶村而去。

真是「無巧不成書」，剛剛冤家路窄，他兄弟二人取道前行，並不留意。被宗孔看見了，暗想這一條是往茶村的大路，他們到那裡做什麼呢？連忙奔到貴興家來。亂叫亂嚷道：「姪老爹！不好了！梁天來兄弟要告到衙門去了！」貴興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此話何來？」宗孔道：「我碰見他兄弟兩個到茶村去，想來一定是叫人寫狀去了。」貴興尚未答話，只見旁邊一人說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！他斷不是去叫人寫狀。」宗孔抬頭看時，原來是貴興的表叔區爵興。

這區爵興本是一個斯文敗類，坐了一間蒙館，教了幾個蒙童度日。平日專好結交地保衙役，唆擾訟事，顛倒是非，混淆黑白。他又略略能料點事，凌貴興等便推服他足智多謀，上他一個徽號，叫做「賽諸葛」。當下宗孔便問道：「老表台！你向來料事如神，這回可知道他們到茶村做什麼呢？」爵興道：「茶村一帶多有蘇幫客人，這蘇幫客人多半是辦糖的，與他們總有往來，他們一定到那裡討帳去了。」

宗孔拍手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我們何不到半路去攔截，搶了他的銀子，喪喪他的氣？姪老爹家財百萬，本來不在乎此，然而搶了來，我們一眾窮兄弟吃杯酒，也是好的。不知姪老爹意下如何？」貴興道：「攔路搶奪，非但王法不容，就是旁人看見也要抱不

平的。」宗孔道：「我們多約幾個人去，怕他什麼？」貴興搖頭道：「不妥，不妥！」爵興道：「縱然多約幾個人，理虧也是無用。我有一個法子，要叫天來將身邊所有之銀雙手奉上。如其不然，即硬行搶奪，也無人敢出場攔阻。並且天來事後，連屁也不敢放一個！」宗孔大喜，便問是何妙計。

不知爵興說出個什麼妙計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